



寄秋
JI QIU
精品集

春流令

我的心在世界的海岸上迎接你
如浪涌般的拍击，在它上面我用眼泪
写下你的名字：“我爱你。”

远方出版社

 十二客花图





十二客花图

春 流 今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流令 / 寄秋著. - 2 版.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
2008.5(寄秋精品集)

ISBN 978-7-80595-939-9

I. 春… II. 寄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33471 号

寄秋精品集

作 者	寄 秋
责任编辑	王林霞
装帧设计	晓 乔
出版发行	远方出版社
社 址	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(0471-4919981 邮编 010010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× 1230 1/32
字 数	840 千
印 张	44
版 次	2008 年 5 月第 2 版
印 次	2008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595-939-9
总 定 价	88.00 元
本册定价	22.00 元

远方版图书,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楔 子

云想衣裳花想容……会向瑶台下逢。月中十二位花仙，袅袅姿态令人惜，广寒宫里春秋无，哪知人间夏冬苦。谁知那日月兔儿顽皮，怂恿园中花儿下凡游玩，十二位神仙驾云轻飘揽水镜，人间一日游，回首已是寻无根，让兔儿给吃了。无从依附，仙魂玉魄寄居凡人屋，被那浪汉子瞧了去，画下“十二客图”传咏后世，重入轮回后历经人间苦，辗转来到二十一世纪。或是有缘，画此图的后人重得先人张敏叔新绘之“十二客图”，因缘际会之下，觅得花魂精魄神似的十二位出尘女子，并与之共居。

高贵、雅淡、清纯、动人……种种花姿，因此有了十二客花居。

贵客牡丹——藏玺玺，是名财经记者，志愿也是成为杰出的财经记者，可是奇怪得很，她总是在无意间挖到艺人的八卦新闻，搞得编辑主任哭笑不得，想改换她的工作内容去跑影剧路线。

近客芍药——常弄欢，脾气火爆却有点神经兮兮，老是草木皆兵地以为每个人都要找她麻烦，她创作的词曲首首畅销，追着邀歌的艺人一大堆，笔名就叫“隐名”。

远客茉莉——瞿小婴，是个生平无大志的孩子王，在街上吃冰淇淋时，意外地被某大儿童节目的制作人相中，开始她大受小孩子欢迎的主持工作，年年获得各大奖项，身价水涨船高。

野客蔷薇——冯听雨，个性高傲，为人清冷不浮躁，是世界级少数的知名女赛车手，中性的外表俊美无俦，拥护者无性别之分。车疾如豹，不受任何企业或车队招揽，酷爱独来独往，一笑难求。

静客荷花——方静湖，生性淡泊，因为无法在乐声中找回昔日热爱的音符，便毅然放下如日中天的演奏事业，成为某所学校的音乐代课老师，主教钢琴。

素客丁香——袁素素，人如其名十分朴素，不爱以飘逸清灵的外貌引起太多注目，刻意打扮得清清淡淡叫人忽视她的存在，有时像个大楼清洁妇，谁也看不出她原来是受人尊敬的白衣天使。

寿客菊花——言醉醉，专长是开膛剖腹，而且拥有合法执照，每年政府都得付给她高额薪资，民间百姓的说法是法医，正确的官方职等是“验尸官”，一刀划下明明白白，案情得以水落石出。

仙客桂花——宋怜怜，是出了名的“游牧民族”，一张嘴吃四方，白话一点是打工族，四处寻找“钱”途，是最富有的穷鬼，因为她是唯一优游在各邻居中的“小朋友”，而邻居们都非常有钱且慷慨，提供她无数的打工机会。

雅客茶花——和风，是个极度厌恶计算机的言情小说家，就是坐在家里闲来无事做做“手”工，一双拖鞋走天下，能不出门绝对看她赖死在和室桌前，握着一支笔天马行空，慵懒的生活观像菲律宾女佣，没人相信她是幻想中不食人间烟火的创作者。

幽客兰花——何向晚，是近年窜起的新锐雕刻家，曾以一尊“绿涅观音”震惊全世界，目前被国内视为国宝级大师，行事极其神秘，不愿曝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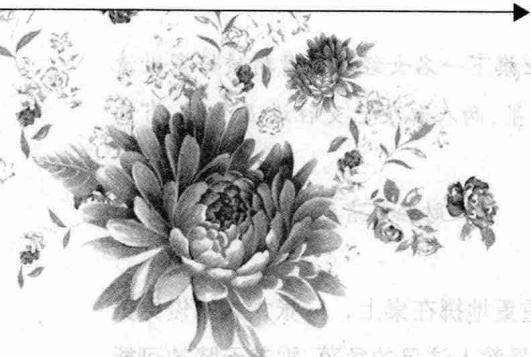
佳客瑞香——倪想容，号称是当地第一的活百科全书，任职于国立图书馆，一颗金头脑价值连城却甘于平凡，舍馆主之职屈就于小小的管理员，老是藏在书堆不见人。

清客梅花——沈恋梅，有着天籁般的完美歌声，让闻者为之动容，多少经纪人和唱片公司老板，捧着天文数字的钞票求她签约都不为所动，宁可窝在朋友的餐厅当个默默无闻的小歌手，不涉红尘地唱着属于自己的歌。

十二位女孩，十二篇爱情故事，在花的季节展开。一片片飞舞的花瓣像是她们的欢笑与泪水。在一幢十三层楼高的“联合女子出租大厦”里，爱情一步步逼近。

贵客牡丹

Cui ke mu dan



藏玺玺，是名财经记者，志愿也是成为杰出的财经记者，可是奇怪得很，她总是在无意间挖到艺人的八卦新闻，搞得编辑主任哭笑不得，想改换她的工作内容去跑影剧路线。





本报讯——

亚洲新天王雷少锋夜宿凯悦大饭店,其女友江子琪并未随行,但有另一名陌生女子自晚间七点二十五分就进入其房间,直至清晨四点五十一分始离开……

据悉,该名女子乃宏扬企业旗下一名女经理,身材姣好家世清白,甜美的长相不下当红玉女明星,两人私下已交往近五个月,有意共筑爱巢……

财经记者藏玺玺报导

一篇文情并茂的报纸被人重重地掷在桌上,一张大大的俊男美女相拥的相片,昭然若揭地摊在最教人注目的角落,视若无睹的可能性等于零。财经记者跃上影剧版,怎么看都觉得可笑,连当事人都深感荒谬,明明踩的是某财经大老的线,快门一按却因风大而闪偏了角度,照到不应该出现的画面,错愕得差点掉下阳台。足足二十层楼高,要死不死的全撞在一起。徒叫英雄气短。运气呀!该说一帆风顺还是背到极点?真是恼白了乌丝,百思不得其解,气煞一张红颜。

“不错唷!拼命妞,这张相片拍得有深度,记得加洗几张给我,我女朋友很迷雷天王。”

小胖洪其国一掌拍向正沮丧不已的女同事,弥勒佛似的笑容看了令人发火,想揍他一拳找回自信。



“不要理我，本人正在反省中，要相片自己拿去洗，版税照付。”她在“哀痛”期。

“哇！你抢人呀！一张底片还抽版税，不如去当银行大盗。”这年头赚钱不容易，他得存老婆本。

“我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，不做违法的事，你想去牢里探望我吗？”她哀怨地瞄了他一眼。

没见她“非常”痛苦呀！从小第一志愿填的是最伟大的财经记者，因为家里穷嘛！以为当了财经记者就可以访问到有钱人，多少透露点消息好削一笔，贴补贴补贫瘠的童年。后来懒得守寡的泼辣……呃！温柔妈妈嫁了个马来西亚富商，她的志愿仍是有前途的财经记者，至少递出去的名片好看些。南大新闻系毕业后如愿当上财经记者，虽是硬拗来的，好歹她也做得有声有色，报导了几位企业界的财经大亨，为报社赢得不少掌声。可是，唉！问题就出在这个“可是”。无心插柳的意外多过精心策划，每回临到好戏正上演的高潮时总有人喊卡，峰回路转又是一村新气象，基于职业道德又不能弃而不写。这回她花了好大的工夫才打探到经委会次长和企业家会谈，用了两千元向清洁工借拖把和水桶埋伏在阳台，准备一字不漏地摘录全程内容好登头版。人真的不认邪都不成，她都调好焦距只差按个快门，无故却吹来一阵怪风打偏了腕关节，闪光灯一亮正对着一楼敞开的阳台，一男一女交缠的身影霍然入镜，同时也让房里的保镖发现她的身份，客气地请她交出录音机、底片并报上报社名称。

偷情事件有什么好写？偏偏财经次长命秘书把底片及冲洗出来的相片送来报社，其他人见状当然欣喜若狂，连夜排版要她撰文。她哪知道谁是雷少锋，走红不到一年的香港歌手她一概不认识。不巧的是她晓得那女子是谁，两个月前她才以杰出女经理人为标题做了一篇专访，印象不是很好，刚好写来给第三者难下台。抢人家的男友最

不道德，长得又不丑，何必偷偷摸摸地饭店幽会，见不得人似的深夜造访。其实藏玺玺很清楚一件事，她是在迁怒，以报第一手资料流失的仇，故意把时间模糊化，让人多了想象空间，她凌晨一点就离开了。反正夸大是记者的本能，渲染乃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不然哪来的狗仔队？她算是替他们打知名度，连日来曝光率多高，访问节目一个接一个，雷少锋该来函感谢她神来一按。

“拼命妞，我看你改写影剧新闻好了，你有那个天分。”而且安全些。

她一听，马上精神抖擞地护卫起工作权。

“我的天分在于挖出不为人知的财经秘密，谁敢要我换跑道谁就是我的敌人。”

“敌人？”小胖大笑地拍拍大腿。“你少笑死人了好不好，我还没娶老婆。”

“死胖子，你嫌身上的油太多是不是？”她不介意帮他刮一刮。

“喂！小姐，人身攻击是很伤本人自尊的。不想有免费的书好A了吗？”他只是腰围多一游泳圈的小蛇而已。

小胖走的是艺文路线，常去探访一些人文风俗、出版社名人，因此有些宣传期书籍来得较一般人容易取得，而 he 是不看书的。

既然如此，林林总总的各类书籍自然就分送给报社同事，其中就属藏玺玺抢得最凶。

“低潮期的财经记者有被原谅的权利，你就认命一点。”哀叹了一口气，她趴在桌上装死。

他为之一笑。“拜托，离世界末日还远得很，等死还轮不到你。”

“你不会安慰我两句吗？诅咒你娶不到老婆。”让她安静地死去吧！她不要见人了，肯定又要让人笑话一场。

“没良心的女人，你最好一辈子都写影剧报导。”枉他每回买奶茶

都会为她多带一杯。什么人不能宠?女人。

她一听,埋头大声哀号,“噩梦呀!把影剧版拿远些,我以后再也不要看见它。”一嚷完,头上多了两记爆栗,影剧版两位大姐狠狠地赏她个痛快,居然敢蔑视她们的专业领域,活得不耐烦了。

“航空母舰来袭,鱼雷快上膛发射。”小胖开玩笑地模仿军情紧急的播音声。

“找死呀!洪其国,你太久没脱皮了。”年约四十岁,风韵不减的吴美丽用力掀起他的耳朵。

他疼得大呼,“手下留情呀!大姐,我妈说我这对耳朵长得好。”癞痢头的儿子是自个的好,总要找个没人嫌的部位来称赞,方头大耳便是他的注册商标,远远一看绝不会认错,有对猪耳朵嘛!

“看在你妈的份上,我饶了你这回。”养儿如此是该同情。

“听起来像是骂人的话。”揉揉耳朵,小胖低声地咕哝着。

“你说什么?”耳尖地一显河东狮吼。

“没啦!我说美丽大姐越来越美丽,好像二十出头的小姑娘。”昧着良心以求永生。

她好笑地扬起报纸一丢。“少拍马屁了,你指的是玺玺吧!”不年轻了,哪有人家的冲劲,还敢东嫌西嫌地抱怨影剧版是噩梦。

“矛头别指向我,我心已老。”青春犹在,壮志未酬,鸿雁难飞天。

“小藏,来杯热可可如何?”许秋月善解人意地递了杯可可给她。

她也跑影剧新闻,较吴美丽年长一点,但皮肤保养得很好,声音细细柔柔的,外人总当她不过三十岁左右,殊不知她打起人来也是很痛的。

“风光大葬不是很好,小里小气的小葬……哎唷!我的手……”小胖多话地挨了一记螃蟹夹。

“饭多吃,话少说,跑艺文的一点气质也没有,去学点文化再开

口。”什么葬不葬，好好的姓氏胡诌一通。

“要我像她一样把艺人八卦当财经新闻挖吗？”下巴一努，他随手掏出一条巧克力往嘴里塞。

以为已被遗忘的藏玺玺愤怒又忧郁地抬起沉重的双眼。“请把我葬了吧！我的事迹不足以传颂。”

她一说，其他人都会心地笑了，该是属于全方位记者的她，不该独钟于财经一项，太浪费人才。其实她有天生的记者本能，敏锐地将尚未接触的新闻主动转化成一连串文字，守株待兔地等它发生再印成铅字，幸运得像是棉花糖不会害她蛀牙，多多益善。几乎报社的每个人都希望有她一半的好运，能不费吹灰之力就挖掘到其他报社所追踪不到的新闻，甚至有报社高薪来挖角，期盼天天都有好头版刊载。但她从不认为这值得夸耀，反而当是史前绝无的羞耻，能不提起最好三缄其口。

“喂！小女孩，别摆出愁眉苦脸来影响我的食欲，你等着加薪吧！”肯定，通常来自于金钱。

“美丽阿姨，午餐刚过没多久，你确定你的腰带承受得了多余的消耗品？”她才不稀罕这种飞来横福的奖赏，她是财经记者又不是绯闻狗仔。价值感大不相同，成就感受挫，她唾弃自己的攻败垂成，唏嘘呀！

“啧啧！看她精神多充沛呀！再挖几条马路新闻都不成问题，咱们都被她玩弄了。”两指一夹。许秋月笑得温柔，往她小腿拧去。

吃痛的藏玺玺赶紧跳下椅子，这些新闻界的大哥大姐可是心狠手辣的厂卫，为了日后成为伟大的财经记者，她得好好保重自己。自我厌恶是一时，年轻人斗志恢复得快，人生总有低潮的过渡期，就当是上苍的一种磨练吧！颓废的萎靡神色一收，重新振作的藏玺玺神情充满向日葵般的光彩，不认输、不服输、不放弃是她拼新闻的冲劲来

源，因此小胖子笑她是拼命妞，车头总似不辨方向地往前直冲，不怕苦和累。失败是为成功打底，挫折是为战斗力加料。

“藏玺玺，主任找你。”孔雀似的张桂竹穿着香奈儿新装走了过来，高傲的下巴始终抬得很高，自以为是名门贵妇。说穿了不过是休闲版的专栏记者罢了，接触的全是知名的上流人士。

“他找我干嘛？想给我排头吃呀！”她不高兴地冲口一吼。

“挖条八卦新闻就敢大声呀！你是报社的摇钱树，大红人嘛！”她口气说得十分酸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财经记者去跑影剧线，你不觉得很丢脸吗？”她掩口讪笑，扭扭腰走开。不来嘲弄一下心不爽，老是让她出风头，抢走她建立多年的社花形象，拼一下阴算是出口闷气。张桂竹的嘲讽让好不容易提起精神的藏玺玺又垮下双肩，无精打采地失了生气，看得其他人好气又好笑，她钻哪门子的牛角尖？

“失魂落魄干什么，主任找你还不去？”小胖推推她的背。

“不是训话就是一些老调重弹。听了伤心。”

“伸头一刀，缩头一刀，勇敢受死去。”勇士和烈士只差一字，差别在生与死。

“美丽阿姨，你好狠心哦！”居然叫她去死。

一言不发的许秋月抬起秀气的腿往她屁股上一踹。“少装死，快去。”

就这样，尖叫的藏玺玺跌入编辑主任张太郎的办公室，轰然的大笑声在身后响起。

“藏小姐，你不必向我行如此大的礼，我怕折寿。”似笑非笑的秃头主任抚着山羊胡。有得有失，顶上无毛全长到下头来了，唐吉珂德式的风雅。

“我是在找地上的银子，也许有人掉了。”她没好气地拍拍灰，一脸不快地斜睨门外的众人。一个甩门，隔绝了门里门外，没大没小的藏玺玺拾了把椅子往主任的对面一坐，中间隔了张办公桌，双手托腮地一脸认命样，要倒垃圾请尽快。报社规模在业界不算大，和几个企业形式的大报社一比就有点小巫见大巫，但是销售量还算不错，不致亏本经营。全公司上下人不多，现职和兼差及工读的员工大概四十几名，每日为“光明报”忙碌着，口碑甚受赞扬。一间小报社要生存着实不易，全赖员工的向心力，在时局艰难的时刻愿减半薪才能存活至今，不少大企业和工厂都逃不过崩市的股票而宣布倒闭，可见报社的实力不容小觑。当然居功厥伟的大福星非藏玺玺莫属，打从十七八岁来打工跑基层就不时屡建奇功，掌握了不少独家的艺人动态。谁会去关心国家大事，杏林史是做给学界们看的，艺文和社会版以温馨和写实为对比，带给读者视觉上的冲击感，真正让人感兴趣的是满天乱爱的艺人们，他们的一举一动才是销售量的主因。管他哈日、哈韩还是哈星星，只要哈迷们想看就一定有独家，维持相当的报业水准不留垢病，这是“光明报”矢志实现的目标。凡事有利有弊，小报社在影剧版的成就凌驾大报社的闻名记者，对方在颜面上挂不住总会有些小动作，不是影射相片有合成之虞，便是含沙文字造假，诸如此类好挽回一些下坠的声望。

“捡到钱别忘了分我，最近口袋满轻的。”张太郎意有所指的口气让藏玺玺神经一紧。

“我不跑影剧新闻，你高薪利诱或是拿枪威迫都没用，我抵死不从。”她是有格调的新闻记者。做人要有原则，该坚持就绝不妥协，六亲不认才是专业的工作态度，谁来说情都没折扣可言，即使是她的顶头上司。山归山，河归河，山河不相逢。

“玺玺……”他张口欲言，清亮的女音早一步抢白。

“请叫我藏小姐，别想假私济公，我们不是很熟，少攀交情。”不防着他不行，越老越奸。老姜辣口，要小心斟酌分量入口。

“你很顽劣哦！藏小姐，读者才是衣食父母，我们有责任提供他们要知的信息。”他和缓地说道。

她就知道他要洗脑了，什么加薪嘛！“把头版空下来，我去把计算机大亨的老婆拐来做专访。”

“咳！你晓得大众的口味很挑，我们卖的是报纸，总要，呃，怎么说呢……多方位设想以达到尽善尽美，可塑性的记者不该局限于小方格，要放眼世界观……”于是乎，以下是将近半小时的个人演讲时间，听得昏昏欲睡的藏玺玺完全插不上话，支撑着不合上的迷离星眸，有一句没一句地瞧他说得口沫横飞。谁说人有言行自由，瞧她多可怜呀！受困于上司的口水中无力上岸，载浮载沉地飘浮在实木地板上，穿脑的魔音一阵阵，每隔一段时间就是她的受难日，在报纸销售量平平之时。从她成为正式员工到现在已有三年了，老调重弹了好几回，先是长篇大论，再来是情绪激荡，接着是苦口婆心，然后是报社的存亡大计，他的退休金。每每复映一贯不变的情节，“老年人”没什么创意，亏他还是站在最前线的资深新闻从业人员呢！

“你不想想全报社有多少人仰赖这份薪水养家活口，全球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期，人人都有失业的危机，你不能为了一己之私而牺牲全报社同仁的生存大计，那是非常不公平的事……”说了一半的张太郎无预警地重拍桌面一下，惊醒刚打了个盹猛擦眼屎的女孩，嘴角还有一道不甚明显的涎痕，一副茫然的模样。

念完经了吗？她该双手合十地说声阿弥陀佛或在胸前画十字架以示敬畏？真不容易呀！唠叨的老头，他不懂长话短说的艺术。

“你呀你，不能像话些吗？浑浑沌沌坐无坐姿，真不知道你妈是怎么教你的，目无尊长。”当他在唱催眠曲，一睡天下平。

噢哦！他侮辱社长。“主任，你确定要去问我妈吗？她习惯拿锅子敲你的秃头。”

“藏玺玺，你再拿我的头发做话题试试看，我打得你满地找牙。”不长进的丫头。

“彼此彼此，别再要我当狗仔队的首席挖粪大使，大家好商量。”她软硬都不吃。

张太郎嘴角一垂。“专精的题材才好发挥，你和艺人们的互动有目共睹，谁不说你是人才？”

“你的赞美来自我的伤口，要发奖金请早，我去财经部逛逛。”挖点狗血出来洒。

“你……真顽固。”他气得直扯胡子，不小心还真扯下几根。心痛无处诉呀！

“比起你的固执还不够看。”她做势就要离去，起身松松筋骨。

“等等，这里有个 Case，你要不要去试试？”拿她没辙的张太郎从一叠文稿中抽出一份。

“先声明，腥膻色和水银灯的工作我不接。”免得被老狐狸推入虎穴。

“看看再回答我，不勉强。”眼皮半垂，他的态度和煦得叫人疑心。

不大相信他的藏玺玺接过一看，两个眼珠子都快凸了，不敢相信他居然这么玩她！“你要我去采访这个目中无人的暴发户？”先杀了她吧！

“人家现在是房地产大亨、珠宝商人，对我国经济有不少贡献，以偏概全不是好记者的工作态度。”瞧她多鄙视“田侨仔”。

她咒骂了几句，表情阴森森。“听说他谋杀了自己的妻子，你要我去凑整数？”



“传闻是未婚妻，但事实真相只有你知道。”他把饵丢了出来。

“为什么只有我……哦！不，你这个老奸臣，秦桧再世。”恶毒的老男人。气得牙痒痒的藏玺玺很想把文稿掷上那张老脸，他根本笃定她天生的好奇心会发烫，终究抗拒不了诱惑而盲目接下自杀工作。人对传说总是特别感兴趣，尤其是感性重于理性的二十四岁年轻女孩，当她的职业栏凑巧填上记者二字。悬而未明的疑问等于秘密，而秘密和新闻几乎可以挂上等号，不知道的事物比较值钱，如果此事发生在一夜致富的男人身上，故事性将更有张力。而她，受不了不明不白，不探个分明会睡不好觉，老觉得心里犯疙瘩，不清不行。

所以，他是贼秃子。

“没那么严重吧！看我对你多好，把压箱底的好料全给了你。”管他秦桧还是刘瑾，他眼中只有上升的销售量。

她轻哼了一声，“他上回在电视中对媒体破口大骂，说他这一生只讨厌两种人，一是记者，一是女人，你想我能活着回报社吗？”

“这……气话嘛！他不喜欢别人贸然闯进他的地盘，会叫的狗不咬人。”他抹抹额上的汗，勉强编出拙劣的理由。

“万一他不仅叫得凶又会咬人，你打算修改我的保险受益人？”她一向只写自己的名字，其他人……靠边站。六亲不认、六亲不认，她就是六亲不认，怎样？

张太郎好笑地板起脸装正经。“看来你是不接喽？那我派朱清玉去……”

“舅，这一招不高明，玉姐今天搭飞机去纽西兰度假，为期十三天。”嗟！老年痴呆症。甥舅关系在报社是秘密，也没人知道报社创始人是她继父，而其夫人也是她寂寞难耐的母亲挂名为社长，她不想因特殊身份引来不必要的注目，因此要所有人保密，谁也不许张扬。就因为如此，她才敢和“上司”大呼小叫，据理力争坚持的目标，偶尔和

他斗斗智免得他无聊。上天天公，地下母舅公，阿舅最大。

“呵呵呵！你妈要我问你一句，几时回马来西亚看她死了没。”这阿姐哦！口无遮拦。

表情一拧的藏玺玺用不屑的口气说道：“她有没有搞错，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，要回哪去？”应该是“去”，老女人的地理观念差，原谅她太过幸福而忘了自己是谁。

“母亲想女儿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尽孝道是你的义务。”这对母女的个性简直一模一样。

“不用费心了啦！舅，她会想女儿才怪，她想念的是这里的小吃。”想女儿为何不是她飞回来？

“瞒不过你。”阿姐的确这么嘱咐。不可否认，阿姐的运气和这小小外甥女一样好，先后嫁了两个老公都疼她疼得要命，头一个丈夫是穷了些，但是家事一把罩，不让她有沾阳春水的机会。第二个丈夫则是她的上司，日久生情也发生了一段惊天地、泣鬼神的爱情故事。因为当时的姐夫已有妻子，两人正在打离婚官司，光是赡养费和儿女监护权就拖了五年，结果造成结婚至今已十年，儿子却有十五岁的笑话。

“公是公，私是私，该我的奖金拿来吧！我等着付房租。”超便宜的一层楼房，她住得都有点不好意思。

“小鬼。”他从抽屉拿出一只信封递给她。“你住的那幢大厦未免奇怪了些，没大厦住户带路居然进不去。”不用锁，不用钥匙，没有大厦管理员，一扇无法由外透视到里面的黑色大玻璃门，他甚至看不到门把，除了进口处设有十三个住户通话键，外人没办法入内。

“人性化高科技大厦嘛！咱们这些房客可是娇滴滴的大美人，而狼儿太多。”抽出支票看了一眼上头的数目，藏玺玺很高兴地往外走。忽地，一回头。

“舅，你那条花领带是我妈买的吧！嗟，你竟然相信活在五十年代